

張雲霖先生訪問紀錄

受訪時間：2014年1月10日，

14:00-16:30

受訪地點：張宅

訪談人：江志宏

紀錄：陳世芳、林逸帆



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張雲霖 臺灣省工委會殘餘組織案 27	教員	有期徒刑 10 年 褫奪公權 10 年	當事人
案情概況	張雲霖先生， ¹ 出生於 1925 年 5 月 19 日，新竹關西人，1938 年石光公學校畢業後，至花蓮幫忙大姊務農。兩年後考上花蓮港廳立花蓮港工業學校機械科，1943 年保送進入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機械科，因戰爭於 1945 年提前結業，至軍隊協助機械修理工作。戰後經陳天生介紹進入大同公司修理火車，1949 年火車修復工作結束後回鄉。1950 年 8 月 5 日與陳春妹結婚。婚後經介紹前往		

¹ 目前蒐集到有關張雲霖的相關資料，包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0 年 7 月 25 日判決（40）安潔字第 2996 號判決書；臺灣省參議會（1951-05-10）。「新竹縣民張阿石為請求查明張雲霖下落並准予開釋，送請保安司令部查明秉公辦理。」，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》，<http://catalog.digitalarchives.tw/item/00/17/25/c8.html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4 月 20 日。〈殘餘匪諜蔡堯山等五人昨晨執行槍決，張雲霖等四人知匪不報，均分別判處或感訓〉，《聯合報》，1951 年 11 月 4 日，第 7 版；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（臺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1999），第一輯，頁 202-214。本文與過去已受訪的出版品不同之處尤其在於 1.利用國家檔案如判決書、綠島時期相關官方文件，增補過去官方資料不足之處，如判決日期為 7 月 26 日而非 11 月 3 日。

11 月 3 日實際上是同案蔡堯山等人槍決之日；2.花工時期學生臺日比例；3.北工時期與日本同學爭執細節補充；4.戰爭末期薪水與物價狀況；5.戰後，為何放棄在臺中作生意的原因，以及大同公司營運與員工狀況，與戰前及戰後日本技術、知識承接關係；6.與太太認識的過程；7.補充剛被抓實在新埔警察局的情況，以及其他相關的受難者，如陳英泰、彭明雄、許強；8.臺日斷交時，在日本實習情況；9.董事長林挺生見聞補充等。除上述之外，本文的口訪內容並在以往已提及的訪問資料上亦做進一步的補充。

	<p>石光國民學校太平分校，同年 10 月 23 日於太平報到時，被捕於校門口。據保安司令部及國家安全局等情治單位檔案指稱因涉「臺灣省工委會殘餘組織案」，²先由傅賴會介紹，參加「共匪外圍研究會」，並將自傳交給李蒼降，「加入」共產黨，1951 年 7 月 26 日判決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。³4 個月後送往綠島，直到 1960 年 10 月 22 日期滿，11 月出獄。其後進入大同公司工作直到退休。</p>
--	--

家庭背景

我出生於 1925 年 5 月 19 日，爸爸是張阿石、客家人，媽媽張洪石、閩南人，爸爸是 50 歲才生我，一般來說是較晚。家中務農，種植橘子與稻米。父母的教育程度皆不識字的。我有兩個姊姊一個妹妹，⁴大姊夫是陳國金。二姊夫范有來在電力公司上班。

我要提出來的一點是，我爸爸很反對日本占領臺灣，也很反對日本統治臺灣，是所謂抗日份子，不過他沒有念書，比較沒有學問，不好做事情。日本來接收臺灣的時候，北埔姜阿新領導反抗日本，我爸爸有參加他的抗日組織。⁵

²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文(40)安潔字第 2995 號內含判決書(40)安潔字第 299? 號，主要為蔡堯山判處死刑，褫奪公權終身；莊阿開、游英、林天河有期徒刑 13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；方弢、張雲霖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。後依總統 40 年 10 月 19 日乾瑞字第 40619 號代電指示，方弢、莊阿開、游英、林天河改處死刑。故後有 40 年 7 月 25 日判決(40)安潔字第 2996 號判決書。

³ 據公設辯護人辯護書及判決書，張雲霖 1949 年 5 月經由傅賴會介紹，參加「共匪研究會」，並交付自傳給李蒼降，閱讀《觀察》等左傾雜誌。張雲霖以為是參加研究會，但被認為是加入傅賴會、李蒼降的共匪組織。蔡堯山、莊阿開、游英、方弢、林天河、張雲霖、林平埔、詹阿龍、溫幼成等九人，以叛亂罪嫌，先後逮捕並起訴。1951 年 7 月 9 日公設辯護人遞交辯護書。7 月 25 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官周咸慶，認為張雲霖是辯稱「不知所參加之研究會為共匪組織」，但因「尚無其他為匪工作情節，應依參加叛亂組織罪，酌情量處」，處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公設辯護人辯護書 40 年 7 月 9 日(40)正字第 72 號；保安司令部發文給國防部參謀總長周「檢呈蔡堯山等叛亂一案卷判再請核示」40 年 8 月 23 日(40)安潔字第 2995 號，內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0 年 7 月 26 日判決(40)安潔字第 299? 號判決書。

⁴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 203。

⁵ 根據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(上)》張雲霖的訪問紀錄，亦提到：「父親是抗日信念極強之人，滿清割臺時，曾加入新竹姜阿新先生領導的抗日隊伍。」本計畫口訪時，受訪者亦認為其父是參加姜阿新的抗日領導。但根據史實考證，張雲霖的父親不太可能參加姜阿新領導的抗日活動，因為姜阿新是 1901 年 2 月 19 日出生，1920 年才從東京明治

求學過程

我讀石光公學校，那個時候要升學，普遍來說比較困難。六年級的時候，代表去致詞，爸爸不太高興，因為他反對日本統治。我小時候不曉得爸爸反對日本，我常常反抗爸爸，爸爸說「那你這樣的小孩沒有用」，因此不給我補習，也沒有讓我去考試，公學校畢業以後，第一、二年我都沒有參加升學考試。

我的大姊夫陳國金在花蓮，日本佔領南京的時候，派他去做通譯，要我去花蓮鄉村幫忙姊姊，我在那邊幫姊姊處理她做不到的事情。在那邊一年的時間，姊姊看我常常自己去郵局劃撥，買升學書籍。後來她跟爸爸說：「弟弟很愛念書，就給他去念吧！那明年給他考，錢我出。」所以第三年我才去考試。

我去臺北州立工業學校沒考取，那年剛剛花蓮港工業學校剛成立並招生，我就去參加考試，考取機械科。花蓮港工業學校有機械、化工、電機三個科 14 個是臺灣人，它是有三個系機械系、化工系、電機科。第一屆的電機科是 30 人、化工科 30 人，機械科是 40 人，但實際上機械科有 43 人，43 人裡面有 14 個臺灣人，⁶來自全島各地，如新竹、美濃等。

花蓮港工業學校校長淺野猛⁷原來是臺北工業學校採礦科主任，我在花蓮港工業學校念了三年，校長說「你們這屆畢業，一個科可以給你們一個保送進臺北的學校。」所以讓每科在校第一、二名去爭取一個名額，我在校是第二名的，結果我錄取了臺北工業學校。所以我花工畢業之後再念 2 年喔！總共念了 2 個工業學校，1945 年原子彈丟在廣島之後，日本投降，我是臺北工業學校機械科畢業的最後一屆，這就是我的學習經過。

我在臺北工業學校的時候，因為打仗的關係，老師一個一個調走了，老師員額不夠的情況下，聘請了臺北帝國大學的學生作為老師。他告訴我們，我們班是學校十二個班裡成績最好的，故教授我們一學期內容升級的熱力學，因為這樣的關係，之後才有機會被挑到軍隊裡面。

大學法科專門部肄業回臺，1930 年代向新竹州廳申領獎勵私地造林獎勵金和免費提供的樹苗，1933 年受聘為北埔庄長田中利七之應助役，之後即與日本人關係極為融洽，生意上經常與日本企業合作，故張雲霖的父親如果有參加抗日，比較有可能的是參加北埔姜家領導的抗日活動，是否為姜紹祖，或其他姜家族人，則需進一步的求證。參見范瑞珍，〈客家產業經營探討——以姜阿新茶業經營為例〉，《臺北文獻》，直字第 150 期（2004 年 12 月 25 日），頁 107-109。

⁶ 一開始是說「日本人是 37 個人，一班是 43 個，我們臺灣人有 6 個。」

⁷ 臺灣總督府，《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》（臺北：臺灣時報發行所，1940），頁 650。

花工雖然日本人的比例較高，但是欺負臺灣人就沒有臺北工業學校那麼厲害。我在臺北工業學校的時候，有三個不念書的日本學生，有一天叫我過去學校，說我是專門來要取分數的一個蟲（点取り虫），說我是個蟲，然後揍我。有幾個臺灣人同學，其中一個是柔道黑帶一段的知道以後，就幫我去修理其中帶頭的日本同學堺（さかい）。那時戰爭快要結束了，臺北市被轟炸而地上有坑⁸，下雨坑裡就會積水，我的同學幫我修理完日本人後，到我住的地方來，說「我已經幫你打回來了！」兩個人打鬥過程中都掉到水坑裡，我同學身體很好。我被日本人欺負，我們臺灣人去幫我修理回來。所以就我的經驗裡，臺北的還比花蓮的更惡霸。

軍隊支援

戰爭末期，臺北工業學校派 5 個學生去六張犁廢礦坑，⁹幫忙軍隊修理缺損的機械，機械就被搬到廢礦坑裡面。六張犁廢礦坑裡面大概有 20 幾個人左右，我們 5 個學生到那裡要先口試，主試者問一些比較高深的問題，譬如有「熱力學第二法則是什麼？」「從地球中心挖 6 公尺的洞，又從我們地球表面的洞口放一個鋼球，六公尺的洞放五公尺的鋼球，會變成什麼樣？」或是熱力學法則的問題，「當地球的中心我們要鑽過去，每 35 公尺熱度會增加 1 度，地球表面會升高攝氏 1 度。」問我們這些一般學校當中較少教到的東西，我都答的很好，我們五個人當中，只有我答的很好，所以軍隊的指揮官說我們這個學校的很優秀。那時候也可說是運氣好，因為之前有臺北帝大來的老師教導的基礎。

在日本軍隊裡面幫忙，沒有一個人沒有被打，很奇怪，對我很好。軍隊裡面有機械的團隊，也有來自工業學校的老師。有人問：「螺絲頭是六角，對角的和對邊的，如何算？」那個時候我用公式來計算，有這樣的公式啦！我不是說自己厲害，但是好幾個問題問我，我都可以答出來。日本在軍隊的訓練很嚴格，戰

⁸ 應指 1945 年 5 月 31 日上午十點左右的臺北大空襲事件，臺灣總督府遭美軍 B24 連番轟炸，大門入口處傾斜倒塌，總督辦公室的鋼筋裸露，躲避於地下樓的職員亦遭焚燒與壓死；總督府附近的臺灣銀行、臺灣總督府官邸（今臺北賓館）、臺北第一高女、府立圖書館等大毀，遞信部、法院、臺大醫院、馬偕醫院、臺北第二高女的校舍亦遭受濫炸；今建國北路、龍江路、安東街、渭水街一帶，很多屋頂被轟炸時形成的爆風掀掉，屋內的榻榻米堆滿了炸彈的碎片與瓦礫，造成不少傷亡。參見杜武志，〈臺北空襲憶往（一九四五年五月卅一日）〉，《臺北文獻》，第 140 期，2002 年 6 月 25 日，頁 166-170。

⁹ 即日本陸軍武器倉庫。臺灣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受委員會，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受總報告書目錄》（臺北：正氣出版社，1946），頁 38。

後就有兩個人說他們那個時候偷跑了，但是我是不曾逃跑，這也是我的一個驕傲。那一年多的軍中生活，有發薪水，戰爭結束，我拿最多，大概一萬多元左右。那個時代炸肉條一個要一元，薪水發多少，我是不怎麼計較啦！

戰後生活

戰後，鄉村中學以上都要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如桃園有農校，新竹有中學校，但是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只有很短暫的時間。因為石光來了一個年輕醫生，是在夏威夷美軍的日本醫生，幫我們補習英文，因為日本時代末期排美，所以補英文時間也沒有很長。

我拿了一萬多元回家，我爸爸的朋友的孩子，師範學院畢業，當過國民學校校長，在臺中占領日本人的店鋪要做生意。地點在臺中車站旁有個戲院，¹⁰旁邊有兩三間三樓的房子，佔領了一間，叫我出資一萬作生意，結果沒有成功。因為那時候物資十分缺乏，他叫我去基隆那裡批貨，東西都很少，回來時東西放在車上，到臺中時發現貨物不見了，所以我覺得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。日本人的房子本來以為朋友占了就是他的了，結果沒有多久，變成郭天乙的¹¹。

郭天乙為新竹中學畢業後到大陸去，好像是國民黨要員，回來臺中，派兵到我們店鋪裡佔著，一樓還站了兩個兵，我們反對也沒辦法，沒有背景的，三層樓的房子就丟掉了。但他對我還不錯，問我有沒有工作，他朋友將要接收烏日的紡織廠，問我要不要去作，我剛丟了貨就沒心情，就婉拒了。

進入大同

為了求職，我寫兩封信，一封給北工的實習老師陳天生，另一封給臺北材料研究所的老師。結果陳天生問我想要怎麼樣，我說想進大同公司，他便帶我去大同，大同董事長林挺生出來見我，問我什麼時候來上班，我說回去旅行一下，兩個禮拜後再來。陳天生是105歲辭世，中壢人，也算是緣份，我在北工時候，某

¹⁰ 可能是豐中戲院，待考。

¹¹ 郭天乙為翁俊明女婿。臺灣尚屬日本殖民地時，部分臺灣人士於1941年在香港成立臺灣省黨部籌備處，1943年4月，籌備處升格為「國民黨中央直屬臺灣黨部」，黨部設在漳州，翁俊明時任主任委員，謝東閔、林忠、丘念臺、郭天乙等為委員。

學期學校打掃完，順便領成績單，至唐榮找花工畢業後在此工作的同班同學，陳天生在唐榮當廠長，剛好遇到他，可能他的孩子也念北工，便拿了我帶著的成績單去看，可能這也是後來帶我去大同的契機。

當時我進大同公司的時候，規模還小，人數約 80 位。因為我是客家人，剛開始大同裡面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會歧視客家人，隨著我在裡面工作的時間，歧視就漸漸消失。工作一段時間後，林挺生有一次打電話給我，讓我去房間找他，我以為我做了什麼壞事，結果是找我一起吃晚飯，因此，經常和郭天河總經理（日本工業大學化學科畢業）、¹²總工程師郭新榆（東京帝國大學畢業）、會計黎炳備以及我一起去吃飯或酒家。郭天河脾氣比較不好，有一天，我跟郭天河說「希望可以改一下你的脾氣，因為你這樣罵部下，部下們會受很大打擊。」但是郭天河對我是很好，之後他進入工研院。郭新榆則是在董事長沒有聽見時告訴我，他是經過北二中（成功中學）、臺北高等學校。

當時主要的工作，來自於修理鐵路貨物車，因為戰爭轟炸，把設備打壞了，鐵路部要把貨物車送去大同公司，我去學要怎麼修理。那時候大同主要作鐵路貨物車修理，沒有修理軍方的東西，這部份大同做了三年，修理完就沒有了，此後作電扇，電表、電冰箱等代替。

大同剛開始發展時，主要跟東芝、三菱去買日本的技術或去學習技術，甚至是圖面都買回來。沒有跟中國、美國的技術有關係，最主要的學習對象是日本。當時員工部分以臺灣人為主，只有一個專門對外交際的外省人，和董事長有來往，其他員工以臺大畢業為主，臺北工業學校、成大（臺南高等工業學校）也很少，總工程師是東京大學畢業。修理完鐵路部的東西後。我在工業學校學習的知識，對於後來幫助很大，日本剛投降時，曾有人笑我，「你念那些書，沒有用啦！」我的學習其實很有用處，學習的知識並不因為日本戰敗而消失。大同修理完鐵路貨物車後，也有一點經濟上的困難，解散員工，因為媽媽身體不好，就回關西務農。

二二八見聞

¹² 前為誤記郭源河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（臺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1999年），第一輯，頁207。

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我在大同工作，機械那邊有個來自彰化，短期工作的蘇賢錫，和我年紀相仿，3月1日，他去打外省人，回來公司，我看到他的眼睛，好像要殺人般，很恐怖的眼神，整個眼神都不同了，之後我有事情，沒在大同待了，十年在綠島的時候，蘇賢錫有去讀臺大，以後我都不知道了。

3月1日，在山佳火車站，那裡很多老流氓，北上月臺有好幾個人聚集，要火車不要開，火車上有10個人左右，流氓帶刀子上車找外省人，連地上也看，沒有抓到半個，你說那個時候臺灣有多好？但有這樣的經過。

事件發生後，我還愁愁的不知道，因為軍人衣服便宜，我穿著軍綠色的衣服，在新竹火車站時，被當成外省人，被追著要殺，為了逃命跳牆，拼命逃走。

被捕前後

我回鄉後，1950年5月17日，有一個人被抓了，被抓他就叫他在中山女中念書的妹妹，叫我快點離開，後來傳到我這裡，我本來不理，後來想一下，父親年歲已大，母親狀況也不好，我自己找一個太太好了。我想起來，那個人之前有問過我，你畢業了，想要怎樣的太太。我說我的頭腦不好，要一個頭腦好的老婆。他就說他妹妹是級長（班長），意思讀書不錯，於是我就去臺北找這個妹妹，名字叫陳春妹，兩個禮拜後就娶回來了。我太太兩年前過世，享年85歲。

娶完老婆，兩個月後就被抓走了，我一被抓去，爸爸就病了，半年後，77歲就死了。當時有親戚¹³說石光國民學校太平里要設分校，就介紹我。10月23日，我到學校報到的時候，剛好兩個特務就來抓我，帶我去一個地方。

我爸爸有個朋友劉先生，認識警察局長，他說在臺灣沒有朋友，只有我爸爸是他的朋友。所以，特務先讓我在劉先生的地方吃了飯，我的手上了手銬，劉先生把我的手藏在口袋了，不讓人看，才又送到新埔警察分局，過了一夜，第二天送到桃園警察局。在新埔、桃園警察局都要我寫出朋友名單，10月29日就把我調去臺北市刑警總隊，¹⁴臺北市刑警總隊沒有刑求，11月3日至保安處，¹⁵11月

¹³ 據稱是新竹縣教育科科長陳昌瑞的妹夫劉碧鑾，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207。

¹⁴ 張雲霖「新生調查表」。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導處文49年8月6日懲治第708號「函送刑期屆滿新生張某壹名考核表等件，請查照辦理」。

¹⁵ 「新生調查表」記為情報處，張雲霖自稱保安處。

15日轉送保密局，1951年5月26日才至軍法處。¹⁶

在保安處、保密局有刑求，大概都是一、二個特務在審問，也用棍子打，被打都沒有優待的。在保安處，是單獨關小小的一間牢房，大概十天後，又送到保密局南所，南所是比較厲害。後來又送到保密局北所，北所是辜顏碧霞被沒收的「高砂鐵工廠」。¹⁷在南所的時候，有找傅賴會與我對質，¹⁸他是我的同鄉，早我兩屆的北工採礦科。當時電機科和機械科最難考，而採礦科是比較冷門、容易考的科。傅賴會為什麼扯到我，因為他有一個女生朋友，是第三女高（中山女高），想追追不到，女孩子的爸爸也不允許，女生說曾經有看過我，筆記簿裡面也有我的名字，我對這個女孩子也沒有興趣，可能因為女生的關係，他有點吃醋，才把我扯進來。傅賴會和我家，兩家隔一個山頭。傅賴會關了12年，回來之後，聽說那女生已經死了，又另娶別人，62歲時過世了。¹⁹

陳英泰²⁰我認識，同一天被抓，在北所的時候遇到而認識。²¹一直到北所，家

¹⁶ 張雲霖「新生調查表」。

¹⁷ 辜顏碧霞因於1949年12月「資助」女兒辜麗卿之鋼琴音樂教師呂赫若，新臺幣2,500元供其活動，另受呂赫若委託代售其印刷廠房屋，尚未售出。1951年1月12日審判官邵彬如、劉連、周咸慶原認定參加「叛亂組織」及供給「匪幫叛徒資金活動」，判處全部財產除各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之，有期徒刑12年，褫奪公權10年。辜顏碧霞指出為新臺幣2,500元「借貸」經過覆審為審判長范明、審判官彭國璽、周咸慶，認為借貸關係不被採信，而去除原參加「叛亂組織」，改判有期徒刑5年，褫奪公權5年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0年1月12日判決（40）安潔字第326號判決書；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3年5月31日判決（43）審覆字第30號判決書。

¹⁸ 詳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208-209。

¹⁹ 傅賴會（1923-1986），涉及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」。因1948年4月加入後，隔年5月據稱介紹張雲霖加入，判有期徒刑12年。1986因病過世。保安司令部40年8月23日（40）安潔字第2995號，內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0年7月26日判決（40）安潔字第299？號判決書；李敖審定，《安全局機密文件—歷年辦理匪案彙編》（臺北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），上冊，頁14-22。；林書揚，〈鬥士鬥病·死而後已——紀念傅賴會同學〉，1987.02。HistorioScienca，<http://historio.asia/?p=182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1日

²⁰ 陳英泰，臺北州文山郡木柵人，1928年2月18日生。1940年木柵公學校畢業，臺北第二中學畢業。就讀臺北經濟專門學校，1946年9月改名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，11月併入臺灣大學法學院。1948年2月臺灣大學畢業，以其在校優異成績到臺灣銀行總行上班。1950年10月23日兩名特務到臺銀總行將其逮捕至保安處拘留所，11月轉送保密局南所，一星期後再轉送北所，之後再轉送國防部軍法處，被判12年徒刑。之後再被關到內湖國民小學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總隊，1951年5月17日送綠島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。1953年獄方以其阻撓感訓名義送回新店安坑軍人監獄，1959年再送綠島新生訓導處，1961年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等地方。1962年出獄。1997年9月26日任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理事，1998年8月30日被推選為臺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籌備委員。2005年5月《回憶：見證白色恐怖》及2009年12月《再說白色恐怖》之出版，為其關於白色恐怖時代記憶之總結。2010年1月18日晚間10時因心肌梗塞去世，享年83歲。參閱自曾建元，〈不信青春喚不回，不容青史盡成灰〉，《中華人文社會學報》，第2期，2005年3月，頁337-345。

²¹ 參閱自「4-2-10張雲霖也被抓進北所」，《再說白色恐怖》，陳英泰部落格，<http://blog.xuite.net/yingtaichen/twblog/150858337-4-2-0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1日；陳英泰，《再說白色恐怖》（臺北：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9）。

裡人都沒連絡上，都不允許通訊。直到軍法處才允許通訊，親戚才來第一封信，說內人懷孕將產。收到信時，我自己覺得會生男孩。一個禮拜後，又來一封信，果然生了一個男孩。隔了5、6天之後，收到信才知道父親已在內人臨產前過世。軍法處，在我收到內人已生下男孩信那天，有找我出去被問話，那時我還不知道，所以問話時也沒有什麼。北所比較寬一點，20個人左右。相較之下，南所一間雖然沒有那麼多人，但是對犯人很不好，好像進去沒有出去的，聽說那裡沒有批准，也可以把你消滅掉，是個可怕的地方。

軍法處關的比較久，認識詹阿龍，²²他是吳克泰的父親。²³詹阿龍告訴我說，他們要抓我的兒子，但是沒有抓到我兒子，就拿我來代替。後來在中國有遇到他，也提過這段往事。

方弢在基隆中學當教務主任，妻子張奕明是光明報的編輯，在基隆中學編宣傳單。方弢是1937年加入共產黨，後來沒有參加了。我跟方弢銜在一起，他法文系畢業還有教我法文。他很可憐，他死的時候也很恐怖，因為他沒料到他會死，方弢對於他自己的很樂觀，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早就沒有的事情，而且他有自首，但是他妻子也是被判死刑，最後方弢還是被處死了。²⁴

²² 據稱 1949 年 3 月下旬，詹世平偕妻赴上海轉匪區工作，啟行前一日晚向詹阿龍說明此意。詹阿龍於 1950 年 2 月 10 日被捕，公設辯護人於辯護書稱詹世平是去上海「念書」，詹阿龍不忍其遠行，亦曾阻止，此後音訊全無。判決書則認為其子是否為共產黨缺乏證據，且其被捕時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尚未頒行，不能以此律判，故判感化。1951 年 10 月 27 日（40）則副字第 1844 號定其感化 6 個月，期滿日為 1952 年 5 月 28 日。然而 1953 年 11 月 10 日保安司令部才去文軍法局，要辦理詹阿龍退訓程序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公設辯護人辯護書 40 年 7 月 9 日（40）正字第 72 號；保安司令部發文給國防部參謀總長周「檢呈蔡堯山等判亂一案卷判再請核示」40 年 8 月 23 日（40）安潔字第 2995 號，內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0 年 7 月 26 日判決（40）安潔字第 299？號判決書；保安司令部（42）安規字第 1641 號。

²³ 詹世平，易名吳克泰、吳國泰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 210。

²⁴ 據判決書，方弢在 1937 年夏，於廣東普寧縣參加共匪組織，擔任匪外圍青年抗敵同志會宣傳股長，至 1939 年秋，與匪黨人員意見不合，旋即來臺任教基隆中學時，知其妻張奕明及該校校長鍾浩東為匪諜，屢被約參加活動，均予拒絕。其自稱「被開除黨籍後，即未與共匪來往，亦未為匪工作」，審判官周咸慶以開除黨籍，但審判官認為其提不出證據，又未辦理自新手續，故以參加叛亂組織最，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，褫奪公權 10 年。蔣介石總統 40 年 10 月 19 日乾瑞字第 40619 號代電指示，改處死刑。原本判決書中「均予拒絕」被改為「因屬同黨而不檢舉」。而於同年 11 月 3 日執行死刑。參閱自保安司令部 40 年 8 月 23 日（40）安潔字第 2995 號，內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0 年 7 月 26 日判決（40）安潔字第 299？號判決書；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40 年 7 月 25 日判決（40）安潔字第 2996 號判決書。

鄭香廷，²⁵同樣關在北所，父親是竹東國小校長。²⁶當時開庭，法官曾問他，「你幾歲？」答「28。」問「什麼職務？」答「工程師。」又問「你這麼年輕當工程師，對政府還不满意嗎？」他又曾經私下跟我說「你臺北工業學校畢業，我不相信你一點事情都沒有。」意思是他認為書念高一點的，不會沒有參加事情，他這樣講，我沒有理他。他又跟我說「你去馬場町（刑場）要喝酒，但我不會。我不喝酒來麻醉自己」，他妹妹還拿三民主義的書來，要改變一下觀感，但沒有用。鄭香廷「臺灣水泥公司竹東廠」相關案子有8個人，都被判死刑，其中有一個臺中商業學校畢業的RQ彭明雄，²⁷他有孩子。鄭香廷曾很有骨氣的說我被槍斃我不畏懼，後來我離開軍法處去一個禮拜的內湖國小，後續我就知道了，聽說鄭香廷是被關半年到一年後才槍斃。我講一點實在話，當時有一點什麼事情就槍斃了，你說沒有做也沒用，有一個臺大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生，當年他36歲，也是被槍斃了。²⁸

²⁵ 鄭香廷，新竹州竹東郡人，1924年生，臺中工業學校畢業，留學日本九州，任職下關石油公司。戰後任職臺灣水泥公司竹東廠化驗科助理工程師。1950年2月由劉興炎介紹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，1951年5月遭逮捕，保安司令部以「意圖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」判處死刑，1952年1月14日與彭明雄、羅文通、鄭書六、彭紹昌、陳英浪、彭金鑾和楊熾森等人在馬場町槍決，得年29歲。參閱自鄭森松主撰、王良行總撰，《竹東鎮志·歷史篇》（新竹：竹東鎮公所，2005），頁78-80

²⁶ 鄭香廷之父為鄭麟書，芎林鄉下山村人，1902年生。1922年臺中高等普通學校畢業，任職芎林公學校職員，1926年升任訓導。1929年任鹿寮坑公學校訓導。1930年4月轉任竹東公學校訓導。1945年底接任竹東國小校長。1947年8月調任中山國小校長，1952年1月14日因長子鄭香廷在竹東水泥廠案遭槍決，經此打擊，閒餘之暇，則寄情於山水、雅石與盆景，對樹石藝術有獨到之見解。1967年9月30日奉令由中山國小退休。1999年逝世，享年98歲。參閱自鄭森松主撰、王良行總撰，《竹東鎮志·歷史篇》（新竹：竹東鎮公所，2005），頁172-173。

²⁷ 彭明雄，新竹州竹東郡人，1925年生，臺中商業學校畢業。戰後任職臺灣水泥公司竹東廠製造課技術員。1950年2月由劉興炎介紹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，1951年5月遭逮捕，保安司令部以「意圖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」判處死刑，1952年1月14日與鄭香廷、羅文通、鄭書六、彭紹昌、陳英浪、彭金鑾和楊熾森等人在馬場町槍決，得年28歲。參閱自鄭森松主撰、王良行總撰，《竹東鎮志·歷史篇》（新竹：竹東鎮公所，2005），頁78-80。

²⁸ 許強，臺南廳北門區佳里街（今臺南市佳里區）人，1913年12月13日生。1923年佳興公學校畢業。1934年3月臺南州立第二中學畢業。1936年3月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理科乙類畢業。1940年3月臺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，進臺北帝大附屬醫院第三內科進修內科學，跟隨澤田藤一郎作研究，1945年由九州帝大授與醫學博士學位，任臺北帝大附屬醫院第三內科助教，12月1日杜聰明任臺大醫院第一附屬醫院長，擔任六人接收小組成員，負責醫院營養部之接管工作。1946年3月23日發動罷診活動，抗議大學當局不發給無薪助理醫師聘書，4月10日校長羅宗洛同意發給聘書才恢復門診。8月升任臺大醫學院第三內科副教授並代理主任。1947年3月9日升任第三內科主任，並任院務改革委員會委員。1948年2月經郭琇琮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，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大附屬醫院支部書記。1949年8月升任教授。1950年5月13日下午許強在臺大醫院院長室與胡鑫麟、胡寶珍、蘇友鵬等醫師一起遭特務押送到保密局南所，9月7日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判處其「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」。9月21日案件呈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，11月28日以叛亂罪遭槍決，得年38歲。參閱自藍博洲，〈氣概的臺灣人一許強的醫者之

在軍法處也有勞動工作安排，我做了兩個月，腳就腫起來了，跟看守的反應之後，他大概有跟上面反應，之後一個中隊約有一百多個人，一個月有一袋黃豆，補充維他命B。

綠島生活

從內湖國小後來坐火車，從松山坐南下停靠竹北，才到高雄，那當天晚上浪大，慢了23天才過去綠島。第一批從基隆出去，我是第三批，到綠島被編在第五中隊。當時的事情，現在都想不太起來了，軍法處判決了之後，大家都很乖的了。綠島的生活大概是早上上課、下午做勞動，割草，養豬，搬石頭做圍牆。上課課程有「三民主義」、「國父遺教」、「蘇聯侵略史」等，還有一個洪國式先生，教幾天哲學方面的課程，譬如說「這個桌子，今天我們說這是桌子，明天桌子壞了，你還是當成是桌子」等這樣的課程。他是很高級的共產黨人員，後來調回臺灣，就被暗殺了，我看是國民黨暗殺了他！²⁹

在綠島的勞動部分，沒有規定份量，沒有看到說做少了就打你，比在軍法處好，也有辦過運動會，蔣經國來看過。在這裡有一點像在學校吧！又不太像，有舉辦過運動比賽，話劇啦！有人比較厲害的有參加話劇，像我就不會，運動比賽有參加。

當時，一個中隊一個指導員，控制你的思想，還有管理的隊長，他們說「你們想要好好過日子，就要乖乖的，不信試試看。」要我們聽他的話。如果特別不聽話，就會關碉堡。至於抓耙子的部份，當然不管在軍法處還是哪裡都有，我沒有注意到有誰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，如果到一個新地方，大家都不太認

路(上)》，《傳記文學》，83卷6期=總第499期(2003年12月)，頁30-50；藍博洲，〈氣概的臺灣人—許強的醫者之路(下)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84卷1期=總第500期(2004年1月)，頁51-72。

²⁹ 洪國式，遼寧省海城人，1938年8月加入共產黨，為共產黨地下工作組織負責人。1949年12月12日抵達基隆，1950年2月28日於臺北被捕(又有稱自首)。自新後，可能為政府工作，故有一說其曾於警總保安處，以上校身份，勸受難者坦白認罪。而其到綠島當教官，約一年多即回本島。1964年橫屍於淡水河畔。參閱自舊報紙數位典藏，《臺灣民聲日報》，1950年10月3日，第一、三版，<http://das.ntl.gov.tw/mp.asp?mp=1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1日；李敖審定，《安全局機密文件—歷年辦理匪案彙編》(臺北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年)，上冊，頁21-24；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211；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，<http://www.twgiga.com/web/orang/win.asp?ID=2918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1日。(新生報有其被暗殺報導，1964年待查)。

識，當然在心理上不太敢相信別人。

回想那10年的時間，都已經是那麼久的事情，現在已經淡掉了，沒什麼特別想說的。在綠島的時候，只有短短2、3個月的時間被調去作壁報，我不太會作壁報，幫忙寫寫字而已。

我判刑10年，被送到綠島，差不多9年就出來了。³⁰那時候去綠島，很多人說要回來可能回不來了，也有風聲說去綠島了就回不來了，但是我們都回來了。家人有來綠島看過我兩次，第一次大姊跟內人一起來。我跟內人結婚沒兩個月就分開了，再過5年見面，心情難以言喻。第二次太太帶沒見過面的孩子來，心情還好，因為有個目標，兩年後我就要回去了。³¹

回到大同

回到家鄉後幫忙務農，我家的橘子園，剛回家第一年橘子一斤2元，隔年橘子外銷加拿大情況不好，跌到一斤一元，才想說再去找林挺生。我先去找大同勤務課課長朱石火，是我的學弟，他去幫我說。³²結果董事長林挺生說可以，叫我兩個禮拜後要來，超過就沒有了。就是我姊夫說「林挺生是我的大恩人」一樣，去過綠島回來，又可以回到大同，幾乎是很難的，但是董事長答應讓我再回去，因此我就回到大同服務。就像是林挺生有一個同學，是湖口羅醫生，我受傷給他看，他說「你又回來了大同了！真感心」，也可以代表我的心情。

我曾引用日本東北大學教授本多光太郎他的一句話，他是發明KS鋼及新KS鋼，³³就是磁石（マグネット），如電錶裡面要有磁石。他說「井戸を掘るなら水の出るまで掘れ」（挖水井一定要挖到泉水出現）³⁴，就是作事要有積極性。所以，我剛回大同的時候，正在用新的方法去鑄造馬達的鐵蓋，這個新的方法是臺大剛畢業的陳瑞傑去日本學回來，即以水玻璃砂攪拌後，灌入二氧化碳使其硬化的鑄

³⁰ 羈押時間 1950 年 10 月 23 日，服刑起算時間 1951 年 10 月 27 日，期滿為 1960 年 10 月 22 日。故實際上仍是服刑滿 10 年。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張雲霖身分證，檔號 28393。

³¹ 詳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 211。

³² 朱石火及老同事設計室主任陳兩成，勸其向董事長提出履歷，故張雲霖先生返家後，寫信給林挺生。詳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 212。

³³ 參閱自日本大百科全書，「本多光太郎」，<http://japanknowledge.com/lib/display/?lid=1001000213864>，引用日期：2014 年 4 月 21 日。本多光太郎，1870 年於日本愛知縣出生，是日本非常具影響力的物理學家，發明了強力磁鋼，使日本在特殊鋼材的研究上居世界領先地位。。

³⁴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 207。

造方式。成大三個人來實習，一天可以作 7 個，我去試作則試出一天 14 個。他們去日本學習時，日本人一天可以作 23 個，我便希望以此為指標。工廠的工人，可能會有人藉口說「自己不是喝牛奶配麵包的，我軟絲 (nǐng-sī)」，所以我跟主管說，我試試看，沒幾天就試出一天 23 個。之後我的薪水加倍了到 1,800 多元。成大的兩個教授，一個是東京帝大的，一個是化學的，要做引擎，有來跟我說這樣的研究，後來我用我的方法研究就成功了。

1972 年，公司派我去日本進修兩個月，要回臺之前，遇到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宣布與臺斷交，三井社長竹歲³⁵跟我說：「你回去之後，和社長林挺生講，臺日雖然斷交，但我們的關係不會變。」

我在大同服務到 55 歲的退休期限，就想辭職退休。當時經理帶我去見林挺生董事長，說我要退休了。董事長他說：「你要想好，你要到哪裡去也可以，在董事長的房間，在這邊講好，才讓你出去。」我差不多一個小時都沒有講話，他最後說：「給你休息，你決定了，看你要到哪裡去，都讓你去，給你休息，不要工作也可以。」董事長這樣子的勉勵我，我還是拜託董事長讓我辦退休，最後終於退休。我跟一個朋友談起林挺生說「董事長給我薪水，讓我休息。」他不相信，說林挺生不可能這樣講，但是林挺生真的是這樣講。但是後來，大概多領幾個月薪水就沒有。

大同的日子就結束了，那麼多年了，許多事我沒有辦法想的起來了。但是林挺生擔任過臺北市議長、國民黨中常委，我的一生就是這樣，是林挺生的提拔。我退休的時候是經理退休，但我是小單位的經理，真正經理都是董事長的兒子，董事長有兩位妻子，大老婆生了 2 男 3 女，另一位 3 男 2 女，共有 10 個孩子。大同董事長後來家裡也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林挺生大孫林建文自殺了，幹部在上國富論的課程時候，董事長有說三女兒³⁶林修寬洗澡跌倒過世。但實際上林修寬也是自殺身亡，所以家裡他也是有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

退休生活

退休之後，有去老人大學進修，也曾經跟朋友開加工廠，是作放電加工，常

³⁵ 當時三井金屬是尾本信平。

³⁶ 原稱二女，但死亡的是三女。

接觸不好，故去買機器來改進，朋友讓我參加入股，我拿20萬進去，一年就回收20萬，那時候加工有這個好景氣，我也賺了一點小錢。

子女狀況

我有兩兒一女，大兒子以前不知道，他以為我做不該作的事情，所以他跟媽媽在一起10年，不太愛唸書。大女兒讀北一女，文化大學貿易系畢業。小兒子大同工學院四年畢業，臺大研究所畢業後，1982年念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(University of Wisconsin, Madison) 博士，5年後畢業。到NaviStar Co.³⁷的1、2萬人的大公司，不到一兩年就轉到GM公司，有美國籍，後來又派到中國去。大兒子育有2男1女，小兒子育有1男2女。

我現在90歲，經過了60、70年，很多事情都淡忘了。賠償的部份，1997年有給我們賠償，死刑、無期徒刑的賠償600萬元，10年徒刑420萬元，約有1、2千人獲得賠償。

³⁷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，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，第一輯，頁214。